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唐允諧尹季
　　　　武塘錢　栴彥林參閱

戚少保奏疏

疏

戚繼光

請建空心臺疏

空心臺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里、擺

守单薄宜將塞垣稍爲加厚二面皆設梁口計七八十梁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百歩衝者五十歩或三十歩即騎墻築一臺如民間看家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虚中爲三層可住百夫器械餱糧設備具足中爲疏戶以居上爲雉堞可以用武虜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下而皆以兵當埤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委曲務處臺于墻之突收墻于臺之曲突者受敵而戰曲者退歩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以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制

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臺給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通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　申軍令

邇以秋防戒嚴之月、節據喜峯等哨夜報稱東西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蠻會同北邊從無看見邊墻的生夷劄灤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卜厮、即是鹽廠地方、土蠻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灘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喜峯口、迤東

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爲三大枝、分犯古北曹墻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鎭、自庚戌以來、止是一路入犯、以全鎭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尚曾守固一二次、今報東西並犯、已分道矣、而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衆多、雖分亦有餘力。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分力寡。仰仗　皇威十一路之中、兵賊相値、攻守兼備、必期堵回、實爲不戰而屈人兵、策之上也、但邊長力薄、萬一致有一處潰墻而入、則十路皆有全功。當

以血戰爲主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約責臣行各統領援兵將領偏裨自上而下各取保結並無臨陣退縮不堪之人固已教之首尾聯屬之義近又復行自下而上歃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隊總三名保本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保臣臣保督撫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責以親上死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即血戰之法也然血戰之勢在度虜形彼旣數十萬衆我軍最少亦

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主客標路戰兵馬步不下五六萬。壯之虜勢衆寡雖有不同，氣勢足充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人之心為一心，合數萬人之力為一體，則勢齊力倍，勇氣自增，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于目耳，而沉痼之積染未痛改于身心。往日薊鎮之弊，其參遊之視督撫總兵與中軍千把總之事參遊、軍士之視中軍千把總，平日禮文尚有可觀，一臨壘之時，將領並不聽受主將約束，雖督撫亦不之畏矣，

其心以爲虜既潰入虜已破矣彼爲主將者非遭鋒鏑之殘即有桎梏之逮泄泄然伺虜之出望望然知將之去終不能奈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暇督人之過即鳴之縲絏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繼厥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議中則誘爲不切于已終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至有債事于此而允其報效于彼朝以失陷主將而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目擊主將之喪亡而不救身猶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而必與主將

同必恥此一陣之間萬人為心如之何能破虜成功以伸　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徧裨士卒之未必同心誓必決戰故敢颺言于未必之前以為求必報不如功報之為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首率驍健登壇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登臣當其騎墻欲潰之際即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仰而攻之決期堵囘但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救不及賊必大入臣即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路援兵及請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或邀於

惰歸之際。酌量機宜。誓決一戰。務必大挫虜鋒。使之狼顧奔北。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可收桑榆之功。所可慮者。兵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于求生之路。臣雖一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幾何。必臣倡之。大小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之功。然必仰藉　皇上威靈。叮嚀誨示。庶幾人心齊一。令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頭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軍法行事。其參遊而上。恐臨時無暇行法。容臣即時綁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

當陣以軍法示衆。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身。均乞 皇上涣頒 明旨。必寘之法典。既不使巧詞漏網。亦不使倖討貪求。若諸將爭先。奮殺不退。臣有陣傷。亦不相累。至于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旗隊總之兵士。一聽撫按一體查明。處以陣刑。毋使苟免。臣雖一陣而從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逃。將領得藉偏裨之力。偏裨得藉士卒之力。未必不由于此也。或議數萬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

北失陷頭目。本部曲凡下一等之人。譬如失一哨。所誅不過中軍千總三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千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所誅不過百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不過旗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我兵全勝。虜衆大敗。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脉貫通。氣勢聯絡。法未

嘗不約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而及之者均雖欲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為賞逐次漸加使之終身得支以為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者亦當槩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盈於所加必待再有功勞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加明

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衆之計無出于此者矣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詳議 特賜施行則人心可一國法益彰愚臣誓效之志或可少盡而籌邊之策未必無小補也再照兵機必以耳目分明為先薊鎮耳目不明奸宄得計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該大小將領但遇虜勢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役入京賄將亂行差人徑報閣部甚至布滿密要虛辱功伐忌害阻陷駕罪攘勞無所不至夫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將用命哉為今之計伏乞 勑下

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叅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隄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馬司但有叅遊以下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者出示地方報官拏問其濫報違禁者許兵部就行解發軍前兼其將領拏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主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順受凡涉功罪之際亦止徑報督撫巡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容臣徑奏或徑以軍法處治庶功罪之核不眩于

耳目而弊絶心齊自圖實効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宋　犢平服　參閱

戚少保集

議　　戚繼光

辨請兵（調南兵　用車戰）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溃一擁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

也。于是乘墻列守。以為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齒嚙。單士薄。鎖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為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郭。或據形險。或追遙百里之後。或出沒為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滿載惰歸之際。得便則䂕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為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謀耳。欲使胡虜膽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

止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大勢敗衄我則以精騎操之如此一番胡虜喪魄縣此而能入衛開屯田汰老弱節乘隙塞上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不可十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如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誘諸人也然目今足爲天下

此論豈獨用兵治天下不出此

綏惡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令之計應于河南之

嵩縣等處募足一萬。眞保河薊一萬。宣大廣寧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驕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宜北用也。有慮其不耐冱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爲兵。即有之輙靡于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

○此事最要。

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奪于方教之日以

別兵殺賊而需其成至期其呈請戰遂從此一無敗挫凡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故某旗旗所至悉此輩收功某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毋虞其難散況今料集大兵北人爲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南兵之服不可已也況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即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

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鳥銃一枝。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教中材官以練北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

若營陣器技。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强。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墻捍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于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至遠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

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鈀鎗雜上。以打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巾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

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古云車爲行城非止音營塹也城之無人陷者多矣況平原車壁虜得聚攻集薪焰犯燃火焚燎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焚踣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

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圓如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圓如一大堡。或數百車爲一營。（車重物沈而此制使其能輕車連歸也。）分而不離。合而不襍。各開馳道。星棊錯綜。高下原阻（而此制使其能散）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

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即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

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阨。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靡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其有短刀地鬬必死之心。敵愾之氣。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倂論。今薊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久。不更愈于戰乎。曰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薊莫善于守。但邊地

崇遠偏裨而下分守一隅戍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即若家軍亦不足當萬衆聚攻之虜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威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兵正爲固守之計也聲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墻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恃而復無重兵備戰將任其衝突而無策矣况今復霜之形衣袽之戒薊邊守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内山西稱弱陝斷懸城邊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枝以爲緩急

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薦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府就邊鄙之兒伍入衛之戍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强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訓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三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獘恐終落舊套矣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破强虜逆視之誠難但虜之强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諉于不可爲此某所以竊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虞擊兵則循軌返

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之爲　國邊謀、一勞永佚、若竟求上策、則愚疏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薊鎭分守

初薊鎭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旣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區、又立爲十一路、沿華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峰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

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攺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攺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墻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墻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

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紮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期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為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為始、違期者以逗遛

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若藤牌長刀鳥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砲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于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凡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為營辟一則可以代甲胄虜馬擁衆無計可逼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為禦虜之

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按營開車致使兵賊掛亂所關不小應賊亦入城尚爲嚴乘何況車營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悞

築臺規則　築臺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墻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寄之高坡陡墻之處則疎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

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即不合丈尺，亦當建築（即宋太祖誓水泉法也），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山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屬夷，其餘通馬處所，相隔于峰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藹似，其外梁頗平，雖有牆坡險處，而直對大衆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丈難一律也。

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為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尤當隨地置形，如牆外地寬，則臺當

多出。如地狹。則臺當少出。如脊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

一邊墻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面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墻之外。況山勢迂迴。自有灣突處。是又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猝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

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墻。則下層止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墻開門而上卽便矣不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議夷情　薊鎮屬夷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眞可爲我嚮導哨報。能　尊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

深損　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爲隱禍、夫邊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尖夜遶通匍伏深山窮谷之間、于叢萬林之內、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將領、而姦猾屬夷開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

尖夜有明哨暗哨之法暗哨不可聞之屬夷若明哨不若即限求部爲之嚮導覘其順逆以爲賞

口、悉恣要索、不應即以捉拿尖夜爲名、云我拿尖夜

殺了。教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不出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即奉有　明旨處究裁革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爲累。俱千方百法。設辭欺　朝廷。欺上司。即不明白賞待。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性愈縱。邉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歛軍士月糧。以致貧軍逃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邉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邉閒。但見每處俱稱革賞夷人某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夫賞謂之挾。　朝廷之威掃地矣。况今

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疎彼。竟嘗有失。今查得一二把夷人。久作逆叛。擄殺官軍。已蒙華賞。多係欽捕之徒。近復導虜寇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討欲拏襲。採辦空心臺料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感畏兼行。庶可無虞也。

一建輜重營

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薊鎮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即歷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

無馱載馬騾往往枵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麈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宣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士卒同餓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堡即有本色艸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鶩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為主我軍常以主為客職此之繇也合無于審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養騾軍十名給與軍器題請欽依參遊一員統領將各

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牧放騾頭，操練火器，駟騾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遇虜即依大軍為勢。以車為營。此項須緊急缺乏方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薊鎮急務　建臺練戰

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役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主客邊軍有額數，日漸消減，未見增益，四事何以並舉，然職之專

責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為策。而戰必以練兵為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執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枝、尚有主客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內量為抽編行伍、逐區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內、定擬數目、每月操三日、每操一日前、容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三日、只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有練。其實練少為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未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

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壘。風塵昏慘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倉卒撲擠。一團爭安避險。勢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爲中。以東路五區爲一大營。西路五區爲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爲一色。給與號令操法。幷與器械式樣。做工之日。照前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主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用矣。至于栽樹遮虜。今已爲奇策焉。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

石岸、又用何法栽種。見今口外林樹如織、未見止卻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疏。不比南方土濕雨多。藤木糾纏。猿猱莫扳、此其一也。況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收穫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難。若責之區軍入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心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

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北墻于三路能之。蓋彼三路墻坡已完。關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松太燕臺石五區。邊墻未有者十尚二三。灰水粉飾。一戳可頹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墻工必廢。修墻則不能築臺。實爲兩難。即臺工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墻偏坡。又當堋塌過半。工役相尋。尚無已時。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敎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

謂彼處拋荒俱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務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栽木營田兩者。誠未見其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朱　積早服　參閱

戚少保文集

書　　　戚繼光

上軍政事宜（嚴軍令）

職自承乏薊鎮巳數月矣其於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若明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

士皆以阿諛奉承爲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也嘗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所謂廟算勝者未必

廟堂之算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轅門者皆算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共計卽是廟算試屈指而籌夫虜技以弓矢爲第一我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射不如虜

近見徐玄扈先生論兵亦以著著打算事事勝敵爲本議有見之言

近是弓矢之算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肱長二尺五尺之間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膽不如虜之壯是刀

之算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馬且驃壯而慣習之我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算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為自守計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即拚命立定則盔甲破碎澆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地鬬之算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奈何快鎗之制手執柄後藥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執何以命中況鈴子不圓火藥不速即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為火器一字列之前行發銃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

放而盡也。必須分為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之。每次僅得三四百。是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響。而二百餘內。又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砲。似可當虜聚衝。但大砲必防躍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滯。馱運不多。再若分番。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算計。已件件避虜著著輸虜矣。況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

何如也。若使懵懵而往，僥倖而圖，此職所不敢也。乃再三戒諭兵家之事，短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於我。如此算定出門，臨時慌忙，還有錯誤，而况於安心故套，覬憑天幸耶。然士之情所以寧甘譏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勝之圖者，皆因比來　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乃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

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躡其後。總兵官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拿入京。其誤事者詎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為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賊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狃于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並從寬恕。冀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應對之際。放肆恣縱。無復名分。甚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為一黨。或以剛惡跋

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于禦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時時練長鎗大棒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或于言之而不從者面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使互相黨聚或爲飛語或粘匿帖或布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爲阻撓害成之計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念必須將舊日從賊入墻陷逮原主者查治以法庶幾少懲其大者更須疏請於朝明立章程自後

有事之日、在　朝廷拿治督撫鎮巡、追卹陣亡總叅遊守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挨次連坐。逐項究拿。治以軍法。如隊長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自隊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叅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即有流言計阻。並不為其所奪。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類夷五分有京師氣習其轉移非嚴不克若任事到底久亦自服他日濟事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言感恩有事之際仍襲玩套遂上司入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高談悻悻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裨查究以此人人得慣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講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復有自巳敕諭不曾記得一字如練兵條約連坐保結節制甚

明其戍邉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

自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邉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

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悮之失某年賊到

乃一時邉墻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

功然皆面言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邉幾曾不預

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

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碍俱

可馳馬徑至墻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縈迴

則數十里者守兵數垜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即有一

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疎布。則無濟于事。必須密密布之。又要設疑高處。三千一枝。即分不過數里。虜騎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疎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爲守禦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教塲操習。以爲觀美之具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爲上運良將。斷斷然無闘志也。職謂即今所操。便爲戰虜實事。彼尤謂面前套數。且以面前套數應之。臨陣時謂不得不緣他耳。又戰車爲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狡虜傍山

沿壑墖營移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爲之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三項等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濟也。

覆部議入衛兵馬 選練義勇

調取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虜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爲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虜情者，蓋以薊鎮山障墻坡，有險可據，重在于守，虜非三四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爲其見敵者少也，邊兵

所以慣經戰陣者，蓋以各邊平原易犯，零竊時入，爲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入衛以來，邊兵久不見賊，（調各邊衛薊大非策也）遂亦因而懈弛，乃致彼鎮行伍，稱爲煎銷，而視此鎮邊防，若爲故事耳。今欲入衛兵馬，每營量減一千，或五百，選摘土兵補入，邊兵同練，似矣。但所以必用邊兵者，爲夾持于對壘之時，帥練于臨敵之秋。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況薊昌二鎮邊情，以守爲先，守而不失，然後求戰。邊墻逶迤二千四百餘里，計地料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垛則勢分，虜聚

攻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應。今併主客合宗。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墩只數月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闕。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大衛官軍。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者甫來。而踐更者又當遣發彼處懸邊孤寨。兵力有限。均為 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宜無尺寸之膚不養。合無以二年為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亦以見薊鎮求

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慣戰壯軍。應從好馬精利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體論賞。若果不堪。怯于戰鬬。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閱發衙門一體論效。庶痛痒相關。俾得實用。及照土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叨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極慮。而歲歲仰藉于人。豈無厚顏于己。但補練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職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極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

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效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況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輒謂領缺補充教練成効誠不能一掘九仞而反十年不可醫之疾也爲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裏（薊鎮土兵雖用不恃民力不堪地近京邑）但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凡皆見邊兵格套游滑成風慨喉宦寺莊丁佃戶）國初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且有司又用之爲送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僉派需難故今不欲用薊人而身傷山海侯恩之一民終得其効也公亦難于盡言爾）合無通行

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山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總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里遠近起送赴京名為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鑄三百斤鐵人一個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為合式夫貢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器技之習歲月可能一教

習之勞耳。至于膂力天賦。非人力可成者。旣有大力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隷戎政衙門。擇一營練謀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於薊鎭標下。編伍敎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操休息。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千里之足旣至。而撫贍不可不厚。名色旣殊。他軍自難比例。以一田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卒伍愈當竭力報主。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月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

草料軍火器械即於自工食內聽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諭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驍徙之選如得名將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即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月累合天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強根本莅中國而撫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慮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時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

并　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務要一體
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名一查
之間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足養若干三十二萬原
額之內除去見操九萬尚有十數萬清出一半所得
工食可養若干及查取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
等省各衛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
之外尚餘半倍合無于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
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干以三萬爲率則清查
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

此三萬再加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嚴根本固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祚。此其一助矣。

上政府禦虜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墻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繇者。言古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半。石門西

牛。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量地計軍。僅三分之一。衝處尚須一堢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內地撥馬隨警援兵守關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聚犯則守兵勢厚。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別衝僻。不應守者。或只存瞭望之役。所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

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論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牆子嶺尚少援兵一枝、松棚尚少勁兵二枝、太平尚少協兵一枝、石門寨尚少勁兵一枝、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還得勁兵五枝、庶乎無所不備、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尚未停筆、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救、以補東方之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聞報調秦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為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

今之分山永分昌鎮亦誠有不得已也

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二路分犯。而西虜勢衆，於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墻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四分，職等亦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一戰，即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爲所分隔，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姑以兵馬得聚，及預算數著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于要路，特以疑之，即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因搜山探路。遲遲及墻，我可調度援兵。一也

墻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卽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遇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决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機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惰歸沿邊布諸路步卒于險隘等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股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拚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俟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砍其營必

獲功如願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負明時豢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爲巳地非諉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眞情眞狀免爲分沓不一之議搖惑於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營　設營

沿邊修建敵臺即爲擺設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即爲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牧馬將馬散在墻下

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步。即共劄一營以爲家。有敵臺去處。即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疊砌五六尺高小墻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即據舊臺。或護墻臺。劄一營以爲家。墩下內面亦以石疊成墻。無舊墩臺處。即據墻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疊成院墻。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即將各軍收入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

見賊輒走。但有一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衆。故縱者同罪。其墻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爲之。如此則我常立于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援兵、一體各就臺就墩就險。各下一老營以爲家。有行營牌者。即用牌劄。無行營牌者。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緊急。擺墻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列一營在總括路口。輕車移就邊上適中去處劄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決戰。虜即入邊。當其初

入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東營在彼決不敢放手拆牆我兵聚齊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大東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官務要先時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期計定兒至臨時倉惶悞事

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以虜情為遲速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日入口後期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

無妒今春所探本爲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面見即取其辭以爲情實萬一執留或因而殺之在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廣探即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變知風即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不許與明哨相約使各自爲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虜在前不許恃有哨探疎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虜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積年能事之徒即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

取具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一哨夜出口必責賞物。兩無對證。其使漁之弊。或不能免。惟事期其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半買物。聽軍門撫院本鎮緊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以從容備者。不許槩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罪坐本提。一薊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吝。功成則百方媒孽之。有吝賞之意。遂使掩功爲罪。不止騙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議何坊伯彥得信冒雨入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五兩。由突徙

薪恩澤何在為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不可恃我有備而遂疏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過假此添一層藩籬耳近聞撫賞濫惡未免怨咨以撫賞濫與之功賞則吝惜屬夷所以輕且怨也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陞賞并入敘功疏內其各夷行喜峯大關差人喚集受賞仍行各參提照常夷數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賞物不堪將官之罪 一名路尖夜五千有奇卒皆壯健倍食于軍相應通行編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各路分春秋兩班春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 明哨暗哨架砲秋防互

換。每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操練。遇警先守本路。聽參遊提調。如賊圍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調用。

議撫賞 屬夷撫賞

薊鎮之有屬夷。 國初時為藩籬。今乃藉為耳目。故歲有賞予以示羈縻。然撫賞之錢糧有限。犬羊之請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于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剜肉補

瘠。剝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弊大端有七。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夜人員。彼秩微力薄。曷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弊一。守提而下。（邊費易侵而此爲甚以無對証也）左右廝役。率以爲利。任意使𠯁。供撫夷者什三。充私囊者什七。弊二。錢糧給發。每至後期。甚者即關急如星火。不免揭貸出息。或增價買物。耗費不貲。弊三。居常有坐門之吏。臨時有後賞之吏。日日宴賞。動輒百金。不作正數。弊四。賊吏稍不遂意。輒作歹撲人。該關畏罪。恣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弊五。或因錢

糧不敷支。吾無計。則權庇賞票。以自寬目前。他月夷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且加倍以爲例。弊六。屬夷到關。不問人數。不責非時。不論非額。一槩濫與。此關（薊領屬夷部落繁多各邊乞小賞裁斷爲難後來撫賞以爲又有糾聚爲差易也）與之。彼關相援。弊七。如此則竭軍之力。無以厭夷之欲。有增無已。將何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區處。先査某關舊額。應賞某夷部落若干。原人數若干。給賞若干。今增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發錢糧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

干。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貢之期。宣諭夷人知會。令各輸服。每遇屬夷扣關。卽飛報本管將領。親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錢一物。該道置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季終將用過錢糧柴木賞過夷人數目。并將官臨邊時刻。一併塡註倒換。其應發銀兩。每於春季以上年十二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賞物。以備犒卒。其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怨。如有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參究。守提以下。或扣

軍糧。匿採辦。并濫賞非夷預出賞票等獘。定行拿問照沿邊錢糧坐贓重究。仍於本官名下追償所費。其有夷人作歹擄人、追究原係某夷、先革撫賞設法追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衆取贖，自干重典。此欵關係軍機安危。夷情向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討處毋忽。